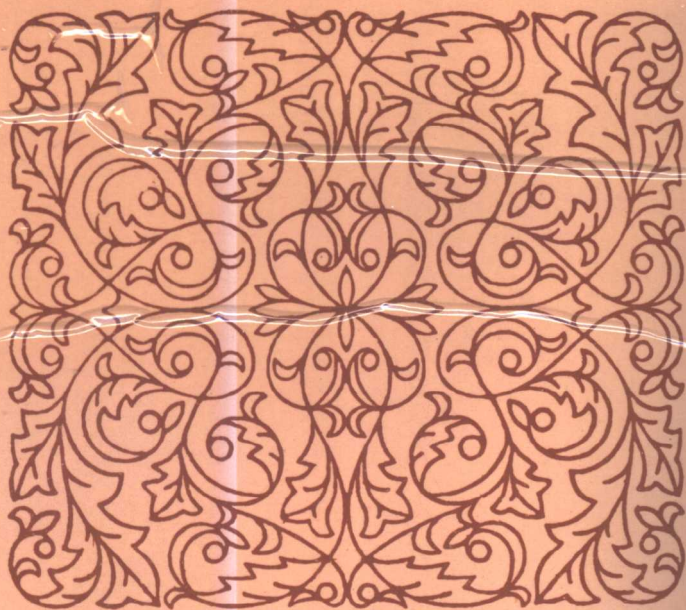


民國叢書

第五編

• 59 •



民國叢書

第五編

· 59 ·

歷史 · 地理類

歷史之認識

羅香林著

歷史動力論

陳 易編著

歷史藝術論

姜蘊剛著

歷史之重演

陳登原著

上海書店

陳登原著

歷史之重演

書據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影印

呂敘

惠施曰：『萬物畢同畢異，』此知道者之言也。驗諸並世然，徵諸異世，亦無不然。昔之人，昧於時勢之殊，嘗以爲今古之事雖異，而其所憑藉之境，則無不同；遂致執古方以藥今病。近世西人東來，我國交涉之敗績失據，職是故也。今之人，則又昧於其同，以爲古今之事，無一相類者。古今事苟無一相類，復用讀史何爲？夫變與不變，非二事也。夏葛而冬裘，渴飲而饑食，其異也，正其所以爲同。故言易者，必兼「變易」「不易」二義焉。陳君此書，繁徵博引，所以正今人之失者，可謂至矣。天下之事理無窮，深入乎此，則不能無所忽忘乎彼。是以人之見，恆不能無所偏。生於其心，害於其事；作始也簡，將畢也鉅；其弊有不可逆睹者。是以君子慎焉！凡能逆一時之風氣，補其偏而救其弊者，大率皆豪桀之士也；此老子所謂復衆人之所過者也。是書其庶幾乎？循覽再三，欣歎無已。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，武進呂思勉拜序。

自敘

余猶憶民國十一年之夏，始負笈來南京，求學於東大，實與盧君、于道張君、孟聞梁君、培德同舍云。之數人者，皆來自浙東。雖動靜異態，辯訥異辭；皆能砥礪其身，以就學業；故當時相得，殊無間也。課餘有暇，電炬初明；伸譜案局，常爲圍棋。自惟薄劣，無以爲三子者矜式。然於點竄刮掠，則頗有一日之長。盧梁治心理，孟聞學生物，勝負既判，意興益張。孟聞往往喟然而歎曰：惜乎，以伯瀛之心志，而從事於陳死人之書也！

蓋孟聞與余同鄉校，頗諗予家世。家大人精於象數之學，予未入中學時，庭訓間已畢初等代數。既就學於甬之第四師範，其於方程解題之類，尙能以承蜩小巧，壓倒儕輩。自來南京後，體漸羸，且苦失眠。每當梅雨欲來，細柳新綠，轉側床頭，終宵不寐。大人知之，遺書以訓勉曰：「寧耗心血以從事於未可必之學乎？」蓋予之由數算而習歷史也，以此而見嘲於孟聞也，亦以此。

於時史學諸師，均集北雍。南都諸君，可比自鄒而下。若某氏之疏古史，全用周禮。某氏之授歌史，一憑教本。故予雖云改而治史，然所得實淺。卒業以還，忽忽六年，東西南北，衣食奔走，然而中懷焦急，頗妄有志於吾鄉黎洲二雲之學。雪鈔露纂，營營兀兀，雖自知其不可，而屹然不以爲悔。

民國十九年秋，始來金大，講讀國史。時培德已教授湖南大學，于道自美回，亦以治神經解剖，有聞於世。孟聞將赴英倫，予餞之。酒酣耳熱，復作故態。含笑而指予曰：「向使伯瀛不治史，其於數學，不當有所自見乎？」余聞其言，而爲之默然。

既羨諸君，益自傷苦。退而自念：歷史果無用之學耶？果陳死人之書耶？往者不可再，徒眷戀爲無益耶？時方草本國史，積稿已將盈尺。即取首章，何以讀史一節，演爲今書。蓋以明歷史非無用之物，往者有時而可再，兼以資吾國中學之歷史教師，使得于開宗明義之時，有所依據，而勗學生以讀史之可矜也。

培德在湖南，于道在上海，孟聞在英倫，見予此書，其必嘻然而作聲曰：「孺子自負不淺哉！中華民國廿五年十二月，餘姚陳登原，敍於南京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；時妖夢新回，瞻前思後之日云。

目錄

一	歷史之重要	一
二	歷史之或然與重演	一六
三	歷史由環境而重演例	二九
四	歷史由經濟而重演例	三九
五	歷史由抗衡環境而重演例	五四
六	歷史由個人之心理而重演例	六九
七	歷史由沿襲古人行事而重演例	七七
八	歷史由沿襲古人言語而重演例	九二
九	歷史由風俗而重演例	一〇〇

○ 歷史由記載而重演例·····	一一二
一 歷史由溢辭而重演例·····	一九
二 結論·····	一三三
附錄 史事記載四弊論·····	一三四

歷史之重演

一 歷史之重要

無意中，購得梁紹壬之兩般秋雨盦隨筆，初以消閑遣時讀之也。其中述孫徵君語云：「吳門孫徵君奇逢先生，嘗題壁曰：人生，最係戀者過去，最希冀者將來，最倏忽者現在。此三語，真世人藥石。」
中華書局刊本卷五斯數語者，晚近之人，勸人以治史者之常語；顧前此未知其出處也。

徵君之語，謂過去爲最足係戀，固足爲歷史學者吐氣。然而，反徵君之語而言之者，實繁有徒。南史三柳子津傳曰：『雖缺聲華，性甚質直。人或告之聚書，子津曰：吾尙用道士驅鬼上章，安用此鬼名哉？』陳跡敷陳，盡在鬼錄，過日之事，何足掛齒？此則謗史者之毒論，一也。

Howard Ci Hill者，美國之女史家也。曾著一文，題曰 History for History's Sake，刊

於芝加哥大學之 Historical Outlook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號 其間述怪傑拿破崙語曰：『歷史非他，一堆謊話耳！』(History is a pack of lies) 過日之事，匪特不足掛齒，抑亦不足置信；此則謗史者之毒論，二也。

魏志三王肅傳注：『欲知幽微，莫若易。人倫之紀，莫若禮。左氏，直相斫書耳，不足精意也。』過日之事，卽有足以置信者矣；而所述偏於戰爭，此則謗史者之毒論，三也。

梁啓超中國之史學云：『英儒斯賓沙爾曰：或有告者，鄰貓之子，昨產一子。以云事實，誠事實矣。然誰不知其爲無用之物乎？以與他事毫無關涉，於吾人生活上之行爲，毫無影響也。然歷史上之事，例類此者甚多。而中國尤甚：某日地震，某日日食，滿紙填塞，皆此等鄰貓產子之事實也。往往讀盡一卷，而無一語一字，有入腦之價值者。』王寅新民叢報全編卷八 過日之事，卽有足以置信；而細文末節，無當後人。此則謗史者之毒論，四也。

周密志雅堂雜鈔下記宋季風俗：『讀書作文者，則目爲玩物喪志。』今案朱文公集八上蔡謝先生祠堂記云：『(顯道)學於河南程夫子之門，頗以賅洽自多；講貫之間，旁引傳記，甚或終篇成

誦。夫子笑曰：子可謂玩物喪志矣。先生聞之，面熱汗下。『龜山語錄』卷二曰：『今人多言要作事，須看史，固不可不看。然六經，先王之跡在焉。是亦必用矣，必待觀史，未有史書以前，人何以為據？蓋孔子不有史而作春秋，春秋，所以正史之失得也。今人自是不留意，是以學愈博而道愈遠。』又曰：『今之所謂博學者，特通歷代之故事而已。必欲取堯舜三代之法，兼明而默識之，爲之中否而去取之，蓋未能也。』

語錄

卷一超經於史，視讀史爲玩物喪志，此則謗史者之毒論，五也。

史學至宋儒，自爲一劫。然宋儒固亦讀史者。登原舊作書朱子上蔡先生祠堂記後云：『世以程朱並舉，朱子作上謝祠堂記，盛稱程子譏顯道讀史，以爲玩物喪志；且謂顯道面熱汗下。今案，此事非實錄也。以程子言之，二程遺書五云：『至顯者莫如事，至微者莫如理。而事理一致，微顯一源。古之君子，所以善學者，以其能通於此而已。』以朱子言之，朱子語類九云：『諸經諸史，大抵皆不可不讀。』又云：『浩曰：『趙書記云，自有見後，只是看六經語孟。其餘詩書雜學，皆不必看。』其說，謂買金須問賣金人，雜貨店中，那得金人，不必問。』曰：『如此，便不見古今成敗，便是荆公之學史，那有不可讀者？只怕無許多心力讀得。』』朱子語類卷十一又云：『先生每得未見書，必窮日夜觀。』

之。每云向時得徽宗實錄，連夜看，看得眼睛都疼。「語類一〇四」然則程朱兩氏，亦何嘗謗史也？故呂留良四書講義卷十言：「謝顯道博舉史書，程子謂其玩物喪志。謝聞之悚然。及看明道讀史，不蹉一字。謝初不服，後來省悟。」朱一新無邪堂答問卷二言：「宋儒言讀史令人心粗，有爲而言，未可藉口。朱子以東萊門人，尊史漢與六經等，故云。然程子非不讀史者也。胡績溪跋上蔡語錄云：昔見明道先生讀前漢，未嘗蹉過一字。至見他人有問起者，則曰玩物喪志。此未可以窺其意旨也。」有徵於呂胡兩家之記，以細核程朱二子之言行，則玩物喪志，有爲而言，非即可據以謗史也。」茲附錄之。

第謗史論者，雖言之津津，而其立論譬壘，往往無以自堅。韓非固精悍矣，其顯學篇曰：「無參驗而必之者，愚也。弗能必而據之者，誣也。故明據先王，必定堯舜者，非愚則誣也。」譚嗣同亦踴厲矣，其仁學卷上頁十九曰：「於文，從古皆非佳義。從草則苦，從木則枯，從艸木則格，從內則畧，從辛則辜，從文則故，從口則固，從戶則牯，從牛則牯，從尸則痼。且從人爲估，估客非上流也。從水爲沽，孔子所不食也。從女爲姑，姑息之謂細人。吾不知好古者，何去何從也？」斯二子之所言，其於歷史之誹薄，亦可謂嬉

笑怒罵，着手成文者矣。顧細考二子之言行，韓非果誹史者乎？史記六本傳稱其「觀往者得失之變，故作孤憤、五蠹、內外儲說、說林、說難十餘萬言。」又知非固未能忘情於「往者」。嗣同果誹史者乎？嗣同自言曰：「今夫我，何以知有今日也？比於過去未來而知之。過去獨無今日乎？乃謂之曰過去。未來獨無今日乎？乃謂之曰未來。然而去者則已去，來者猶未來；又何以知有今日？迨夫我知有今日，則因已逝之今日也。今日則謂今日矣，乃閱明日，則不謂今日爲今日。閱又明日，則不謂明日爲今日。」
上仁學可知嗣同固未能嚴分今古之限者。

嗣同云云，卽言歷史有廣續性，古今新舊，萬難斷限。案南史七論云：「舊本非舊，因新以成舊者也。」申言之，則新本非新，因舊以成新者也。較嗣同之言，語顯而意達矣。

至於論史之功効者，則適與謗史者流，相驅背道也。

其一，謗史者，謂過去之事，無足掛齒而譽史者，則以因往知來之說報之。國策張孟談曰：「前事之不忘，後事之師。」范書七二東史記八高祖功臣年表：「居今之世，志古之道，所以自鏡也，未必盡同。」又太史公自敘「述往事，思來者」。漢書七五京房傳：「惟有道者，能以往知來。」論衡謝短篇云：

『知古不知今，謂之陸沉。知今不知古，謂之盲瞽。』吳志四孫奮傳：『明鏡所以照形，古事所以知今。』北史三高允傳：『夫史籍者，帝王之實錄，將來之炯戒。今之所以知往，後之所以知今。』故曰：『史也者，非爲古也，蓋爲今也。』故曰：『惟置之於過去，光明之下，始得洞明現事也。』

劉衡如新歷史之精神云：『吾人胡爲而讀史乎？史之所記，皆過去之事實。夫往者之不可復追，猶諸流水之不可復歸其源。吾人生今之世，處今之事，猶憾時日不足，乃不惜疲精勞神，以追溯千百年前之事實，胡不厭煩，一至於此？然天下之事，無孑然而獨在者，有生之之因，有所生之果。因果之間，有不可磨滅之綫索在焉。今日之種種社會現狀，吾人所殫思竭慮以應付之者，皆由以前之千百項事，遞相衍嬗而來。不明所以致此之由，而求處理之得當，不可得也。然則，研討過去之事實，正所以應付今日之事變。讀史者，非爲古也，乃爲今也。』東方雜誌十九卷十一號

赫爾(Hill)女士爲史而史論曰：『歷史之卓然樹立，其使命何在？通常教者，非謂激厲愛國，則謂訓練道德，非謂展拓記憶，則謂冀助文學。夫謂歷史以愛國心及倫理學爲目的，固大謬矣。』破命所謂 History is a pack of lies 者，良由於此。蓋上述四者，皆歷史之附屬目的，非其

主要目的。歷史者，首在記識，好爲疑問，大公無我，勇於求真之心理是也。學者於此，往往見聖哲之人，曠觀遠古，斯可知。於是謙和自任，寬容尊人之德，皆可自此造成。且歷史有賡續觀念，惟置之於過去光明之下，始得洞明透澈。故現在之問題，皆可用歷史法則推測，而更得明瞭。誠以任何事物，必須窮其如何至此，始可明其真相。一九一四年七月，有帆船自香港直抵利物浦，至聖誕節抵英，舟中人始知世界大戰之訊，大爲驚奇。實則此事並不足奇，但未究明近八百年來歐洲之史實者，固無由明之也。吾夫 Emerson 之言曰：人之自身，亦非過去無以明解，觀上所言，歷史之價值可見已。」

據史地學報二卷
四號陳訓慈譯文

其二，謗史者謂過去之事，「一堆說話」而譽史者，則以勸善懲惡之說報之。粵稽自古，若夫崔杼弑君，南史執簡以往，趙盾隱賊，董狐振筆而書。左襄廿五年孔子於以歎曰：「董狐，古之良史也。書法不隱。」然則史之求真，由來久矣。自斯以後，直道未泯。晉書稱孫盛，「著晉陽秋，詞直而理正。桓溫見之，怒謂盛子曰：『枋頭誠爲失利，何至乃如尊公所說？』若此史遂行，自是關公門戶。」其子遵謝，謂請刪改。時盛年老還家，性又方嚴，雅有軌憲，子孫班立，而庭訓愈峻。至是諸子乃共號泣稽顙，請爲百口切

計盛大怒，諸子遂竊改之。盛寫兩定本，寄與慕容儼，書遂兩存。晉書八二。夫桓溫既恥枋頭之敗，又戀身後之名，而史臣直筆，不憚滅門之禍，蓋亦庶幾乎南董之風。然則拿翁詆史爲一堆謊話，或於西史爲然，未足據之以繩國史也。唐書五一六鄭朗傳云：「文宗與宰相議政，適見朗執筆螭頭下，謂曰：向所論事，亦記之乎？朕將觀之。」朗曰：「臣執筆所書者，史也。故事，天子不觀史。」朱子奢曰：「史不隱善，不諱惡，自中主而下，或飾非護失，見之則史臣無以自免，且不敢直筆。」褚遂良亦稱史記天子言動，非法必書，庶幾自飭。」舊唐書一四李吉甫傳云：「不虛美，不隱惡，謂之良史。」元史一八呂思誠傳云：「文宗在奎章閣，有旨取國史閱之。左右舁櫃以往，院長貳無敢言。思誠在末僚，獨跪閣下，爭曰：『國史記當代人君善惡，自古天子無觀閱之者，事遂寢。』夫帝王既恥筆頭之誅，又戀爲惡之樂，而史臣直筆，不爲隱屈，然則拿翁斥史爲一堆謊話，或於西史爲然，未可據之以繩國史也。」

國史之中，於勸善懲惡之直筆，前人提倡最多。歐陽文忠三王彥章畫像記云：「予於五代史，頗有善善惡惡之志；至於公傳，未嘗不感憤太息。」三朝名臣言行錄卷四記畢士安事云：「咸平中，詔選官校刊三國志晉唐書。或有言兩晉書多機惡，不可流行者。真宗以語宰相，公曰：『惡以戒世，